

生态产业背后的资本逻辑

靳培云

今天的发言，想和大家分享我对两个和生态有关的例子的思考，一个是关于种树的，一个是关于种地的。当然，我们理解的生态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我只是简单地通过这两份例子，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思考。

我的主要观点是，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恶果之一，但是生态危机又反过来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在开展环境保护、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要警惕继续落入资本构建的逻辑之中，培育在地化的自我生产能力。

一、种树、商机与金融化

2019 年初，根据美国宇航局 “NASA 地球” 的卫星资料显示，地表的植被面积在过去 20 年共新增超过 200 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其中 1/3 的植被面积增长归功于中国与印度。近 20 年，中国的森林和草原资源快速增加，全国人工林面积达近 12 亿亩，占到过去 17 年里全球植被总增加量的至少 25%，居世界首位。

在我中学的地理课上，当时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为 14%，现在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22% 了，增长了一大半。从 1978 年中国政府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开始，毫无疑问，这些绿化工程是由政府力量所主导的，也是全民投入的结果。

同样是在 2019 年，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前身为阿里巴巴的支付宝，现在为支付宝的母公司）旗下的一个公益项目“蚂蚁森林”获联合国颁发的“地球卫士奖”。这款 2016 年上线的公益活动，在数亿用户的参与下，累计在荒漠种树 200 多万亩。通过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在 12 亿亩的人工林面前，蚂蚁森林只是九牛一毛，然而，在整个网络舆论当中，“蚂蚁森林”获得极高的口碑，被诸多网友夸赞和认可。“三北防护林”工程已经很久无人提及。

作为公益项目，蚂蚁森林用游戏化的方式让用户参与到公益之中，减少碳排放，是一件难得的善举，值得肯定，我的很多朋友都参加了这个活动。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蚂蚁森林背后蕴藏着巨大的资本运作。

“碳交易”作为绿色金融的一种方式，早已成为资本关注的“蓝海”。蚂蚁

森林在设计之初，就融入了阿里的商业考量。比如生成能量、提高用户粘性等。到 2019 年 9 月，蚂蚁金服用户总量达到了 5 亿，注册资金达到两百多亿，并与多家国有银行签约，大力拓展数字金融。并且其业务已经迅速向东南亚和拉美等海外地区拓展。

所以，除了吸收更多客户外，蚂蚁森林的更重要作用在于利用公益活动，鼓励用户建立自己的“碳账户”，以开拓碳交易市场。一方面，实现阿里巴巴在中国碳交易领域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将用户关注环保、节能减排的热心行为，纳入到蚂蚁金服的数字信用体系当中。

生态本身是无法计价的，用资本的计价方式衡量生态价值，只会将越来越多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生活方式，变成金融资本进一步扩张的牺牲品。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金融资本，所携带的商业话语和意识形态导向，会瓦解既有的话语体系和治理模式，走向更加自由化的、对平民不利的方向。

当下，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电子支付系统，看似给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同时也裹挟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人的生存行为变成金融牟利的手段，旧有的在地化的信用体系也将被互联网科技所构建的信用方式所取代。

在这样的状况下，在地的多样化的信用体系，应该是被鼓励的，然而上午的案例中，介绍了蒲韩社区，他们所开展的社区金融试验，并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从这个层面来说，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和资本模式又有一致的地方。所以，开展在地建设，需要克服的是多重矛盾和障碍，并且这些挑战会一直持续下去。

二、农业生态背后的供应链垄断

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工业污染问题也长期被诟病。上个月初，环保部发布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报告显示，农业污染源对环境污染的贡献较大，农业领域继续作为国家环境治理的重点。这与 2011 年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结论接近。

自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开始将化学肥料用于农业生产以来，施用量逐年增加。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7 年之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是 21.9 公斤，是美国的 2.6 倍，欧盟的 2.5 倍，施用总量达到 6034 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最

大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农药用量达到 250 万吨，同时，中国在畜牧业中使用抗生素的剂量也在 2013 年就已经达到 8.4 万吨。

这些化学产品的使用，对水体和土壤都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在中国最近一次的土壤调查中，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 16.1%；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为 19.4%，千百年来用于休养生息的农业成为了最大的污染源。并且农业用水量超过了全部用水量的 60% 上。

长期以来，农业污染的日益严重，成为对水和土壤最严重的污染源。不仅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食品产业化所制造的食物自身的安全性也境况堪忧。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菜篮子安全被提上桌面，食用健康食材成了人民共同的需求。由此，生态化的农业模式迅速壮大起来。截至 2019 年，全国已经有注册的家庭农场超过 70 万家。上午的几个案例，我们大概了解到国内近年来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青年返乡开展生态农业等情况，我本人也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过几年。

人们普遍认同，生态农业既可以保护土壤和周边自然环境，还可以吸纳更多人返乡自给自足，更可以吸引资本下乡创造财富。但是，资本看到的却是更深层的利益。以生态农业产量与普通化学农业产量相比，推广生物肥料；以让你在家就能吃到世界各地健康水食材为噱头肥了快递公司；以农村生活为图景而建设的生态小镇、主打健康牌的民宿及餐饮等等产业，的确依托生态概念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产值。

从表面看，小型生态农业，家庭农场最近几年呈现上升趋势，总体的化肥用量在 2017 年以后开始下降，新型化肥如微生物肥料、水溶性肥料等的产量从 2015 年开始逐年上升，到 2018 年最高增长了 32.5%。

化肥用量下降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对农资企业的冲击比较打，很多小的农资企业破产倒闭，单一化肥使用量的降低给国内大型化肥企业造成强大冲击，销售量几近探底。同时，大企业虽然单一化肥销售量上逐年下降，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小企业无法承受市场压力纷纷倒闭，大企业反而实现了“供给侧”改革，不仅增加了新型肥料市场，更增加了市场控制力。在这一点上，政府在推动化肥减量的过程中，也趋向支持更又规模和更加标准化生产的大型企业，反而以污染的名义关停小企业和小作坊。

因此，诸多小型生态农场遍地开花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新型农资市场，加上互联网电商、冷链物流等，使得这几个领域的商家，越来越走向垄断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多样化、小型化农业生产转型，背后催生了更加走向垄断的供应系统。

比如我们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我们自己种植有机蔬菜，比起一般的化肥农业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每年依然要购买大量的商品有机肥、大量种子公司提供的种子，以及支付高额的物流配送费用等。

如果小型生产不能走向依托在地资源的自我生产，比如就地取材做肥料、自留种子和与当地社区建立产销关系。最终依然不能走出大资本控制的农业供应链。尤其是，中国过去集体经济时代新城的供销社、合作社系统，早就不能发挥作用，被市场化取代了。

中国在 2017 年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村村一级投入大量资源并促进改革。但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如果不能培养在地化的农业生产能力，继续沿用市场思路，生态农业的提法，就很难走出最终被大资本左右的困境。

参考资料：

1、“中国绿化成就让世界惊叹”背后，蚂蚁森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凤凰网 2019.8.16

链接：<https://gongyi.ifeng.com/c/7pBEz2A5pFZ>

2、未来十年，中国农业的投资机遇在哪里？郑伦 2017.06.26

链接：<https://www.tmtpost.com/2652579.html>

3、我国化肥产业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利基研究院 2017.06.01.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7178525>

4、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环境部 国土资源部 2014.04.17.

5、《复旦大学研究报告：华东地区 60%的儿童尿液中含畜禽类抗生素！》 2018.01.10.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QqenT003wf5BL_tdgSBUQ

6、钾肥和中微量元素肥产业现状和发展局势分析 王孝峰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报告 2019.11.06